

一個文化治理的角度—— 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的籌備與誕生

黃蘭燕¹

摘要

2015年開館的「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是桃園第一座市立博物館，也是全臺灣第一座以生態博物館名之的博物館。桃園市政府文化局以社區總體營造在地經營多年，與居民共同討論出「生態博物館」的文化主張，其中，公部門與民間組織、社團社群合作的過程，歷經擾動、溝通、互信至合作，歷時3年。本論文以行動研究者的實踐與近身觀察，以文化治理觀點記錄並論述這座非典型博物館從籌備到誕生的過程。

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Wood Art Ecomuseum) 之縮寫為 WE，「我們」代表了大溪居民是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的主人，這是一座「我們的博物館」。理想上，生態博物館集眾人之力與社區共同維繫與言說；博物館展演的內容也應是地方的物質文化與知識。然而，生態博物館後續之館舍維護營運，卻常因以居民為主體，致使在經費、決策、公共性等方面出現困境，公私協力的挑戰，歷史案例顯示其發展確有瓶頸。

桃園市文化局近年提出「城市故事館」的文化治理政策，盤整、指定、登錄 13 區具有歷史文化意義之空間。其中大溪社區總體營造、地方工藝與慶典文化、古蹟與歷史建築等文化資源厚實，文化局嘗試以博物館為文化治理的平臺，讓大溪的人、事、物與空間得以匯聚。但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全力籌備至開館僅 2 年餘，尚需時間讓滾動式前進的策略勾勒出其面貌。博物館在技術上做為一種文化歷史與空間的統合性工具，從理念、策略以至行動方案，種種執行界面都考驗著博物館。本文對大溪的社區營造及博物館的籌備創館過程提出第一手觀察，以及對未來的反思及提醒。

關鍵詞：大溪、生態博物館、社區營造、木藝、歷史建築

¹ E-mail: ninahuang927@gmail.com

前言：一座「我們的」博物館

桃園市是臺灣的第六個直轄市，2014年12月25日升格的「桃園市」，加冕的皇冠上，似乎少了「文化」這顆溫潤的珍珠。2015年1月1日，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所屬的「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以下簡稱木博館）二級單位成立，2015年3月28日正式對外開館。這座博物館目前尚無興建新建築的中長程計畫，而是以大溪老城區舊有的歷史建築活化再利用為策略，逐年修繕「武德殿、23戶日式宿舍群」為其公有館舍。2015年為博物館第一期工程，開放了武德殿與大溪國小日式宿舍（館方命名為：壹號館），其餘22戶日式宿舍將採分年分階段修繕開放的期程，預計2019年連同廣場全區開放（圖1）。

其實，早在1984年，文建會（現文化部）即委託專家學者規劃了不同主題的

地方文物館或博物館，當時規劃的6館包括：臺北縣現代陶瓷博物館、桃園縣中國家具博物館、南投縣竹藝博物館、彰化縣南北管音樂戲曲館、宜蘭縣戲曲博物館、臺東縣山地文物陳列室。而桃園的家具之所以雀屏中選，即是因為大溪超過百年的木藝產業，大溪木藝歷史可上溯至清代；地域則橫跨角板山、大漢溪。

木博館是一個小而美、不斷以實驗精神前進的博物館，尤其，她是臺灣第一座冠以「生態博物館」之名的地方博物館。「生態博物館」源於北歐的戶外博物館（open-air museum）、法國的生態博物館（ecomuseum），這個新博物館學的理念，是對於由上而下、以物為主體的傳統博物館思維的劇烈翻轉。「生態博物館」提倡以居民而非遊客為主體、將博物館視為公民行動的場域，在歐洲展開了數十年的觀念革新的文化運動（張譽騰，2004）。在



圖1. 壹號館：修繕完成的大溪國小日式宿舍，作為木博館第一棟公有館舍。（攝影／黃蘭燕）

臺灣，相較於也是以「生態博物館」為創生發起的黃金博物館、蘭陽博物館，或許因為政策變化、文化治理角度調整，在開館 10 年後，漸漸又回到傳統博物館的世界，與社區漸行漸遠。

而桃園以這樣的精神，在大溪開展了她第一座市立博物館 Daxi Wood Art Ecomuseum，Wood Art Ecomuseum 可縮寫為 WE，這是一座名符其實「我們的博物館」，與大溪原來的聚落紋理共存，社區的居民都是館員。博物館以館名提醒自己在未來的發展上，隨時莫忘初衷。以下即就大溪的背景、木博館誕生過程、社區營造與博物館行動方案等面向，論述 WE 如何造就博物館。

一、角板山與大溪的交響曲

位於桃園東南的復興鄉角板山，盛產紅檜、烏心石、楠木，大漢溪蜿蜒流過，是淡水河的主流上游。角板山的高級木材順流至大溪，由木材廠選材、切材，來自

中國落籍大溪的名師製成各式家具、神桌、民生木器，再由大溪的港口運至大稻埕，至臺北販售。事實上，大溪的出口貿易商品，不僅只有現在的木藝產業，西元 1889 年，劉銘傳在大溪設立撫墾局、樟腦總局、番市局，使大溪成為茶葉、樟腦、木材的集散地，臺灣的樟腦產量占世界七成之多，吸引了諸多洋行與商行。角板山至今仍可見林業、樟腦的產業設備與建築遺跡（圖 2）。

光緒 18 年至 23 年（1892-1897 年）是大溪河運的黃金時期，淡水船運可由淡水、大稻埕、艋舺（今萬華）、新莊直抵大溪，當時的大溪商家雲集，達三、四百家，多集中在現今和平路老街一帶。商賈富裕之後，修整門面，河運渡口帶來的貿易商旅，形成了大溪老城區的風貌。經商富裕的店家在和平老街上；與水運相關的運駝商貨的工人曾高達上千人；這些碼頭工人、木藝學徒群住於福仁宮及普濟堂後方的區域，搭設草屋，形成巷道彎曲的聚



圖 2. 大溪文化地景幾經刮去重寫的遞嬗，圖為木博館武德殿後方望去，無可取代的崖線風景。（照片提供／木博館）

落，名為「草店尾巷」。草店尾與前方熱鬧富裕的和平路形成極大對比，二個空間、二種階級、二種人生。

碼頭工人行走於月眉古道將貨物搬上市街，河運一天可有 2 趟船班往返。根據大溪耆老記憶，黃昏時分，居民算準了時間，在碼頭上等著從大稻埕最後一批回大溪的船靠岸，「崁津歸帆」的畫面是大溪歷史上重要的視覺圖像與居民回憶。

大溪至今仍有許多由木藝產業輻射出的核心行業圈，如木藝匠師、工廠、創作者、家具木器店家，甚至打鐵店。桃園 13 個行政區中，少有如大溪一般，擁有天然資源、獨到的地方產業、飲食文化；桃園唯一一座國定古蹟「李騰芳古宅」也座落在大溪；華人音樂史閃亮的巨星鳳飛飛，也出身和平老街的草店尾巷；2012 年，全臺灣的人則送給了大溪「十大觀光小城之首」的勳章。然而，大溪確實也一直在觀光與文化之間擺盪，大溪的文化底蘊厚實，居民自發性的文史組織為數不少，是桃園社區營造扎根甚久的區域（圖 3）。

然而，觀光熱潮也淹沒了大溪文化。周休二日的政策，啟動臺灣在地觀光發展，慈湖、兩蔣文化園區、北橫、角板山快速成為東桃園觀光景點。大溪是主要進出門戶，遊覽車由 3 號高速公路、66 號快速道路進入小鎮，帶動大溪老街觀光，大溪豆乾幾乎成了臺灣人對大溪的第一、唯一印象，一份 2015 年 7 月的全臺魅力老街調查，大溪老街名列全臺第二名。臺灣老街夜市白日化的現象也襲捲了大溪，淺碟式吃喝觀光淹沒和平老街，區公所一度因為爭取「觀光小城」競賽而實施的騎樓淨空專案，後來隨著競賽告一段落，攤商陸續恢復生意，老街巴洛克風格的牌樓再度被雨篷遮擋了觀看的視線（圖 4）。

以下略述大溪社區營造的成果，這是木博館誕生的基礎，亦是未來經營成功與否的關鍵之一。



圖 3. 人間國寶，大溪木藝第一把交椅，民族薪傳藝師游禮海先生。（攝影／高挺育）

二、社區總體營造在大溪

大溪開埠甚早，對自己將近 200 年的歷史文化甚有自覺，文化、經濟發展甚早，文藝風氣亦盛。日治時期聞名的膠彩畫家呂鐵洲即居住於中山街，與桃園首富簡阿牛的建成商行比鄰而居。然而，隨著製造業衰退，與臺灣許多二級產業的命運一樣，人工、原物料成本增加，不敵進口產品傾銷，鶯歌的陶瓷產業也面臨轉型瓶頸。在產業外移的前 10 年，是臺灣經濟起飛富裕的時刻，大約在 1980 年代，提供了孕育中產階級的土壤，人民生活品質提高，但也加快改變人民原有的認同，由大中華的文化傾向與國族認同，轉向臺灣這塊土地的文化與價值。「但中產階級本身的流動性與多樣性，並沒有凝聚一貫的內在邏輯與價值。建立在消費能力之上的身份認同，事實上是臺灣中產階級重要的認同之一。」（林信華，2002）。筆者認為這也是臺灣的文化政策與文化發展，演繹至今仍不斷與觀光糾纏的原因。觀光伴



圖 4. 建於 1920 年代的大溪老街，巴洛克式牌坊曾經歷拆除危機，後以社造方式保存。(攝影／高挺育)

隨消費行為，當一切可見的都成為消費對象時，世界將急速傾向同質化，而這也是文化急欲抵擋的。此處，我們先談談始於 1994 年的臺灣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

臺灣社區營造推手陳其南曾言：「一個村莊是一個社區、一棟公寓、一條街道、一個城市都可以是個社區，唯一的條件是居住在這有限範圍內的居民，都具備共同體社會的認同意識。若無，則即使居住於同一個公寓之內，也無法構成所謂的社區。」居住在同一地理範圍內的居民，持續以集體的行動來面對社區議題、解決問題，同時也創造共同的生活福祉，逐漸地，居民與社區環境之間建立緊密的社會連繫，此一過程即稱為「社區營造」。

陳其南在 1995 提出的社區定義，20 年之後仍然適用，但隨著科技進步，社群媒體打破地理界限，有共同興趣的人得以突破物理空間限制，以議題串連交流的

「社群」，近年已累積不少文化成果，如眷村保存、文化資產保護、小農市集等，大溪在這些議題上都不缺席。

社區營造的文化政策，幾乎可說形塑了臺灣地方文化館（博物館）的面貌。社區營造從土地上的「人、物、地、景、產」點狀的事物開始，漸擴及到以建築空間為主的通盤計畫。地方文化館是社造政策的工作項目之一，1994 年開啟的社造，讓許多人回到家鄉，動手整理地方文史自然資源；或因產業發展而衍生的污染，開始議題式社造；或發掘地方特色產業、振興傳統工藝等，其中，包括地方閒置空間的再利用。

社區營造與社會政經結構、行政手法、人民主體性之建立等，俱有密切關連。大致上，早開發的地區，商業帶來的文明化、現代化，讓居民無論是眼界、物質，甚至士紳化都較早，住民也發展出較

高的自覺與自我意識。大溪在 1994 年即啟動社造工作，二十餘年間成立許多具有理想與在地關懷的社造團體，如「歷史街坊再造協會、大崙崁文教基金會、大溪鎮老城區形象商圈發展協會、大溪鎮愛鎮協會、木器匠師聯誼會」等，他們整理了許多歷史脈絡、宗教信仰、文史文物，社區意識也被擾動，自主性極高。和平老街的街屋立面成功保存下來，即是大溪社造成功的案例。

文化部（文建會）、文化資產局、經濟部等中央單位都曾挹注資源在大溪，如文建會「大溪文化展示館」；與老街和聚落景觀保存相關的「和平路、中山路、中正路老街傳統空間美化工程」；文化資產修復活化的「武德殿空間再利用計畫」（1999）；振興地方特色產業的「振興大溪傳統木器產業行動方案」、經濟部補助的「大溪老城區形象商圈塑造計畫（中正路、中山路老街）」等。

大溪社造之初最重要的 2 個組織為 1996 年「大溪鎮歷史街坊再造協會」，以及有文化鎮長之稱的林熺達推動成立的「大崙崁文教基金會」，現已成為大溪重要地方節慶的大溪文藝季，早期即由此協會與基金會共同主辦。但一如長期發展的組織，時間可能會讓組織累積能量；抑或產生歧見異議使組織沉寂。此點容後補述。

與此同時，地方政府投注文化的心力仍持續進行，2008 年大溪老街區保存及活化計畫規劃案中便提出成立「老街生活博物館」的想法。市府文化局（前縣政府）申請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以下簡稱文資局）的「文化資產區域環境整合計畫」（以下簡稱區域型計畫），這是一個以社區營造精神推動區域內文化資產保存的計畫，桃園文化局從 2012 年前起連續 3 年以「木藝生態博物館推動平臺執行案」計畫申請並皆獲補助。文資局的區域型計畫提出文

資保存的新思維，以地域的時空架構與生活脈絡之保存，取代文化資產有形空間片斷式的保存。也就是，以文資為媒介，擾動居民，串連起過去歷史文化生活記憶，並提出未來可能的想像，甚至是帶動地方經濟的再發展趨力。簡而言之，是一個以社區總體營造為精神，文化資產為核心，織錦出地方性的前瞻性計畫。

區域型計畫要求的第一步，即是做資源盤點，執行桃園「木藝生態博物館推動平臺執行案」的臺灣古厝再生協會，在地蹲點多年，對大溪一人一物、一街一巷瞭若指掌，他們雖然是文化局委託的團隊，但其實扮演核心關鍵的角色，搭建公部門與在地社區溝通對話的平臺。本計畫在大溪成立「駐地工作站」，駐地工作站的經營形式為在和平老街租賃一處對外開放空間，由專業的社造人員進駐，陪伴大溪居民共同發想、討論、執行各種計畫。包括 102 年籌組木藝「匠師聯誼會」，邀集木產業重要人士定期召開共識會議，凝聚木藝社群，提出大溪產業的方向與建言，這些不久後都成為木博館的創館理念之一。如此，一群資深在地的匠師們，組成了一個年輕的聯誼會；相較之下，成立近 18 年的「大溪鎮歷史街坊再造協會」卻顯得欲振乏力，和平老街 27 號的「輕便車展示館」一度關閉未開放，老街摩肩接踵的遊客無緣親見文建會補助製作的六臺輕便車。一如區域型計畫認為計畫成功的核心關鍵是相關人彼此的關係，街坊再造協會遭逢瓶頸，幾經未果之下，部分成員與退休教師、志工、文化青年等地方人士在 2014 年另籌組「大溪文化協會」，在大溪地方社團中占有角色。而在籌組之前，他們其實已經參與公私合作方案多次，為大溪在地社區力量另闢蹊徑。

生態博物館在臺灣，著名的案例為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非正式組織的則有北投溫泉博物館。

蘭陽博物館歷經完整的可行性評估、發展規劃、研究調查、設計規劃、建築工程等，深耕 20 年成就一座堪稱典範的生態博物館。但這樣資源條件（時間、人力、經費）條件俱足的情況，在現階段地方政府的文化治理氛圍之下，並非人人皆可得之。另外黃金博物館亦由居民自主發起成立，惟開館之後，有限的資源性投入配合之地方文化政策，如觀光、國際交流，與社區漸行漸遠，以致居民另籌組「黃金博物園區推動委員會」。北投溫泉博物館雖未成立獨立機關，但幾經修訂的《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北投溫泉博物館義務服務暨經營管理委員會作業要點》，保障了社區在館務發展、資源運用的主導地位。3 處博物館營運不易，木博館籌備之際，生態博物館的他山之石案例，最主要參考的面向是博物館與社區之間的關係。木博館因籌備期程大量壓縮，開館第一年亦僅有 12 名員工到任（5 名公務人員、7 名約聘人員），故許多社區合作方案尚待逐年推展。

三、歷史建築保存與第一座生態博物館

這個標題暗示了在大溪先有這批歷史建築保存聲浪，一座博物館方應勢而生，成為大溪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平臺。

前段述及大溪開埠甚久，基於經濟與政治因素，無論是清朝或日治時期，老城區內設有多項重要歷史空間。如林本源家族通議第，曾做為官衙、兵營用地、大溪公學校等。中正公園（昔為大料坎公園、大溪公園，現為中正公園，關於大溪地景不斷歷經因為政治因素刮去重寫的過程，筆者將另篇探討）旁大溪國小日式宿舍、普濟路警察局日式警察宿舍群，2011 年起存廢問題引起討論，關心地方的文史社群主張保留；空間管理者——大溪警察局則主張拆除，在原址興建警政大樓；大溪國小日式宿舍的土地使用分區屬停車用地，有一主張拆除此宿舍蓋停車場，以解決大溪假日停車問題（圖 5）。

存廢問題持續地討論，桃園文化局基



圖 5. 閒棄數十年，未整修前的壹號館。修繕完成後，再度開啟居民的記憶。（攝影／高挺育）

於文化資產保存的理由，奔走各單位協調該批日式宿舍的產權問題，最後於 2012 年確定將 22 戶日式宿舍建築登錄為桃園的歷史建築，警察局原訂的新建大樓工程，則轉移至大溪鎮康莊路地段的都市計畫預定地。與此時同，一個想法亦持續發酵：以「博物館延續歷史建築的生命」。在爭取日式警察宿舍群保存再利用的同時，文化局與古厝再生協會於 2012 年開始進行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的前置規劃，目標在於建立區域資源整合溝通平臺、盤點大溪木藝文創產業資源、大溪木藝匠師文化館建置評估以及規劃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願景藍圖。

同年，駐地工作站透過數次共識會與工作坊的形式，與居民共同提出「古鎮、生活、博物館」的計畫，將大溪老城區、大溪生活都視為生活博物館的範圍。該年度有一項計畫，是開設「大溪鎮社區學堂」，由居民擔任講師，帶領其他有興趣的居民，走遍大溪引以為傲的 11 條古道、3 條步道，包括為了迎接日本皇太子整修的「御成古道」。在專業社造駐地工作站的引導下，居民自發性的提出「整個大溪就是一座博物館」，也極具自我意識地聲稱「古鎮、生活」便是博物館的主題。也是此刻，基於保存文化資產與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生態博物館」的理念就此萌生（圖 6）。

然而，要成立一座市立博物館，有獨立的編制、預算年年到位，在社會普遍要求政府組織改造、組編瘦身的聲浪下，設立新機關何其困難。但是，木博館之所以成功並且風光成立開館，以筆者的後見之明看來，2012-2015 年確實是難以再有的天時地利機會。首先，居民熱切地喊出大溪要設立一座博物館的口號並做了準備；其次，老城區內，日式宿舍面臨存廢抉擇；最後一項，最難得的是，桃園適逢升格為直轄市的契機，「一個直轄沒有一座



圖 6. 駐地工作站期間發行之社區報（攝影／黃蘭燕）

市立博物館，如何帶給市民榮譽感？」，文化局順勢提出這樣的文化治理思維。

正因為正式編制何其不易，故公立博物館成立之初，理應設置籌備處，從目標定位、博物館可行性評估、基地設置（包括興建館舍或修繕古蹟歷建工程）、用地取得與組織歸屬、展示典藏資源、經營策略等等。如文資局前之「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更是走了漫長的 15 年，籌備處 4 度遷徙才至今日園區行政大樓，蓄積能量後盛大開館。然而木博館走的卻是一條非典型路線，她沒有籌備處，而是隸屬文化局文化發展科龐大業務中的一項計畫，2014 年主要的計畫為「木藝生態博物館推動平臺執行案」及「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開館展覽及行銷案」（筆者為此二案承辦人）、「桃園市立木藝生態博物館基本策略規劃及展示資源調查案」以及「日式宿舍群修繕工程」系列專案，修繕的空間，即預定做為博物館公有館展示空間（圖 7、8）。

筆者為 2014 年木博館推動小組成員，於此中收穫受益最深，參與見證一座市立的生態博物館成形。以行動研究者的立場觀察，每座博物館成立時，皆需要一位關鍵人物、秉持核心價值與策略發想，木博館的關鍵行動者是時任文化局副局長的田



圖 7. 四連棟日式宿舍規劃設計外觀。(圖片提供／木博館)



圖 8. 日式宿舍以微型空間的姿態融入崖線地景。(照片提供／木博館)

璋先生。他提出設立結合「社區營造與文化資產守護」的駐地工作站；並在日式宿舍存廢討論之際，串連在地人士、媒體、民意代表，在適時的場合、適當的媒體上發聲；並在最關鍵的，市政府因應升格而調整組織編制的審查會議中，提出設立專職二級單位博物館的文化治理政策，最終化險為夷、通過層層審核，成立了具有 26 名館員的博物館、桃園第一座市立博物館、臺灣第一座生態博物館。

也正因為這個奇幻旅程，從理想催生、扣合政策、擬定策略與行動方案、隨機靈活應變的過程，筆者認為，因應臺灣地方文化館與社區總體營造 2 項文化政策是如此的緊密關連，加以地方自治與文官系統的結構，臺灣的公部門足有能力以及必要的包容彈性，創造一個「公立生態博物館」馳騁實驗的基地。是以，在這座博物館館名的討論上，迭有值得記述之處。

木藝生態博物館籌備之際，館名的確費盡思量，既是生態博物館，又欲突顯「木藝」，以吸引遊客注目的眼神。但生態博物館是以地域為重、較無單一主題為主之前例，同時，也擔心冠以「木藝」，是否會讓人聯想「產業博物館」而失去生態博物館的想像力與實驗性。同時，「生態博物館」似乎還不易為居民、一般觀眾理解，「生態」以中文字義理解多為「自然生態、生態公園」。同時，亦有博物館專家學者提出，法國生態博物館的理念，是以居民為主體，應該是居民以自發力量組織經營的博物館，生態博物館沒有由公部門設立之理由。換言之，公立的博物館，沒有理論基礎得以「自稱」生態博物館。是以，桃園市政府文化局的木博館籌備小組，一度考慮拿下「生態」二字。筆者身為籌備小組主要成員，提出生態博物館原極具實驗精神，公部門亦是地方居民的一份子，公部門與民間單位應是協力互助，故極力主張保留「生態」2 字；同

時，也是考量公部門人員異動的可能，無法保證歷任館長皆能恪遵生態博物館、與居民站在一起的理念，因此，在館名上保留「生態博物館」之名，有助於創館精神之延續。

此外，筆者亦曾於主持居民共識會議時，接受居民詢問何謂生態博物館？在分享國內外案例之後，筆者提出一個暫時性的比喻：「20 年前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之際，許多人以為是建築營造相關行業，為了讓民眾有想像的切入點，有一說法是，社造即是社區的『經營創造』；我們這座生態博物館，不妨先將之視為大溪『生活型態』的總和，這座博物館裡，以木藝為核心，呈現的是大溪過去現在與未來，歷史人文與自然，我們所有生活型態的總合。」（圖 9）

也是在 2014 年，博物館的理念在眾人討論發想下定案：

倡議木藝生活、保存常民文化、恢復職人榮光、推動地域振興。

四、微型文化光點的生態博物館實踐：人、物件與空間

木博館是一座隨時機動調整的非典型博物館，取彼則失此，經過數回合的工作會議，最後，「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拍版。同時，館名的英譯，在數個版本中脫穎而出的是 Daxi Wood Art Ecomuseum，原因無它，Wood Art Ecomuseum 可縮寫為 WE，這是一座名符其實「我們的博物館」。筆者亦在 2014 年首批博物館志工的培訓課程中，與夥伴分享一個由衷的想法：「木博館除了上百位志工之外，還有 9 萬 1,887 名館員，因為所有的大溪居民都是博物館的館員；而整個大溪，就是一座我們的生態博物館。」

「WE：一座『我們的』博物館」、「整個大溪就是一座博物館」，這個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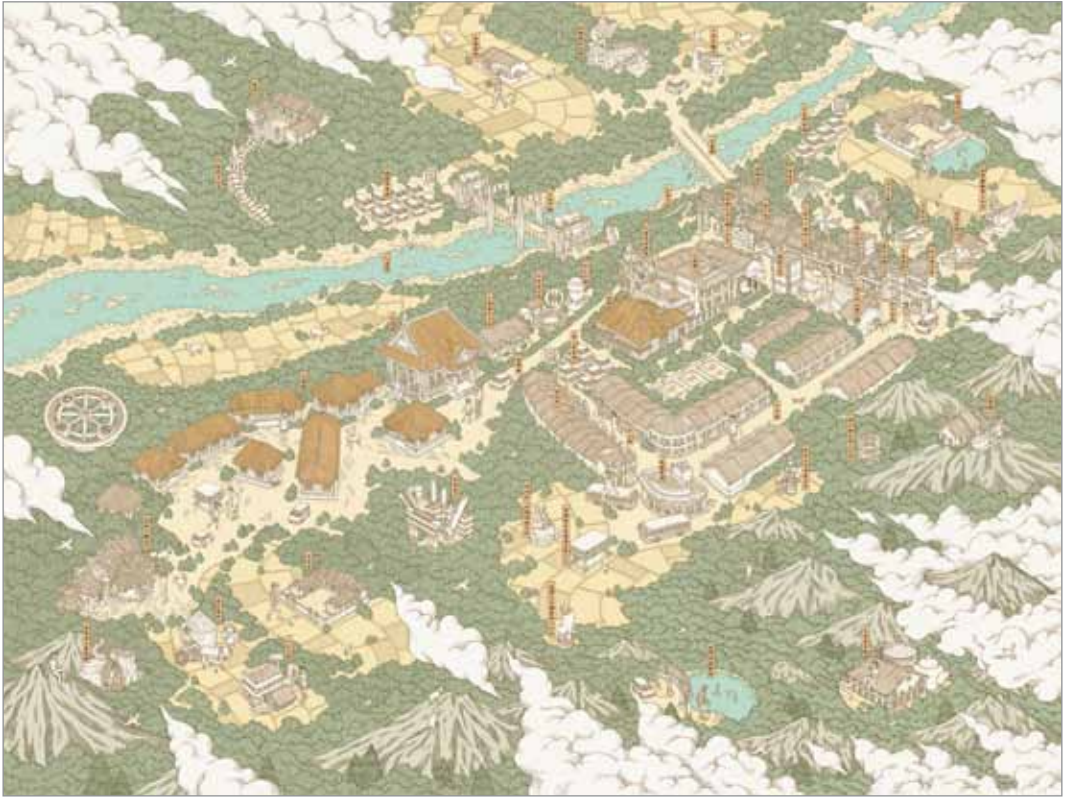


圖 9. 整座大溪，就是一座無圍牆博物館，素顏之美的大溪。（繪圖／鄭景文；圖片提供／木博館）

設計的口號，背後是完整的理念詮釋與極度濃縮的意義：

（一）這是一座眾人催生的博物館：以社區營造精神與手法籌備的博物館，過程雖然困頓、驚險，但這些過程，已讓大溪居民對生態博物館的想像愈來愈具體、也愈來愈認同。

（二）居民為博物館主人：未來博物館的營運方式與行動方案都將與居民共同討論、建立參與式決策，博物館同時是社區的學習中心、知識分享平臺。

（三）生態博物館精神：不限於單一館舍，整個地區都是博物館範圍。因此，除了公有館（23 棟日式宿舍、武德殿）之外，老城區的文化資產空間、民間的街角博物館，都是博物館。

但要如何實踐／實現一座「我們的博物館」？木博館的籌備過程中，以「匠師聯誼會、共識會議、街角博物館、三手微市集、木藝行動教具、大溪走讀小旅行……」等諸多行動方案，讓各種不同社群參與，賦予木藝匠師、店家、志工、導覽人員各有角色與任務，期待擾動起居民的文化認同與主體性。WE，是木博館的精神，也是策略。尤其木博館沒有大型館舍，沒有一般對「專業」博物館要求的典藏空間；臺灣民間慣常的遊覽車觀光模式：一車 40 位遊客，也會立刻塞滿木博館的公有館。以上的「先天劣勢」，在 WE 的精神之下，皆策略性地轉為「在地優勢」：沒有典藏空間，則以生態博物館的「在地蒐藏」理念為博物館文物保存

政策；公有館舍空間不足，有更多的民間「街角館」打開大門歡迎訪客到來。「我們的博物館」真正的用意是建立大溪文化的認同，也是桃園市文化局文化治理重要的政策，木博館只是桃園市「城市故事館」第一響，之後5年內（2020年）預計有5-8間區域型的城市故事館誕生（圖10）。

街角館計畫是期待集合社區力量，讓居民挖掘自己的故事、整備自己的空間，讓大溪的珍寶被看見。一開始方案名為「街角博物館」，其間曾有一度考量計畫暫停，因為早期獲選的店家經過輔導空間改善後，尚未達到一般對「博物館」的想像，既無系統的物件、店家故事在地知識亦尚未盤點整理。但因為街角館計畫對公有館舍空間甚小的木博館來說，兼有理念高度與戰術策略，故後來修正為「街角館」，先從生活感著手，期待店家以自己的小敘事呼應博物館處理的大歷史。

2013年文化局透過駐地工作站徵選

輔導了4間和平老街上的木器業者：協大木器行、新玉清木器行、協盛木器行、下街四十番地。由公部門補助部分硬體整備修繕，並委請專家學者建議參與者如何整備空間、適於溝通的展示內容與方式。到了2014年，博物館終於確定以生態博物館為建館理念，也就是不應限於木藝，將整個大溪生活都視為博物館要保存推廣的內容，故終於開放非木藝相關的居民加入街角館行列，2014年徵選了9處街角館，新增的包括添壽稻場、連城原木藝術館、千祥刀王、文史工作室（達文西瓜藝文館）、三和木器。已經正式開館的2016年，公告徵選出15處，可以樂觀預見，博物館路上同行的夥伴會愈來愈多（圖11）。

社區營造是一段過程重於結果、結果永遠可以被修正的行動方式，大溪經歷20年的社區營造，居民逐漸建立保存私人文化資產空間的觀念。大溪地區已有超過30處空間指定為歷史建築，包括建物、牌



圖 10. 木博館內所有的家具，都由大溪木藝匠師設計製作。圖為匠師正在與審查委員分享創作理念。（攝影／鍾佩林）



圖 11. 街角館夥伴之一：下街四十四番地。大大小小的木藝工作室，座落在大溪的巷弄中，百工百業、生活場景的生態博物館的精神即在此體現。(攝影／高挺育)

坊，受《文化資產保存法》的保護，由政府編列修護費用（政府出資 90%、屋主負擔 10%），共同保存。

文化局鼓勵民間提報登錄歷史建築，大溪老街上的「源古本舖」是一間 180 歲的老房子，第五代的繼承人古正君小姐積極申請老屋的歷建身份，提出修復的計畫，文化局再協助向管理全國古蹟的最高政府部門——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申請超過 1,000 萬的經費。而這老房子也恪守臺灣古蹟修復的法定程序：研究調查、規劃設計、修繕工程。接受公部門補助的條件是，修繕完成需要開放公眾參觀，這是「再公共化」的過程，也是一種社會價值的轉化：公部門的資源補助給私人，真正的獲益者仍是社會大眾（圖 12）。

老城區內 3 條主要的老街，像這樣的案例愈來愈多，2015 年即有 3、4 案。這

些個案通常屋主較為年輕（50 歲以下）、為返鄉青年或大溪有獨到情感的外地人、對公私協力接受度較高，較願意與木博館合作，如 2015 年開館慶、518 國際博物館日、8 月份的大溪文藝季等。也就是說，木博館籌備處期間，論述「我們的」博物館的理念，漸漸為人接受。這也是運用社區營造的手法，先引動一小群人對社區環境的注意，經由溝通討論提出共識，這些共識也融入在「我們的」博物館的價值中（圖 13、14）。

空間、人、故事聚集在一起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物件」了。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 對博物館的定義，在博物館社群中耳熟能詳：「一座以服務社會為宗旨的非營利機構，它負有蒐集、維護、溝通和展示自然和人類演化物質證據的功能，並以研究、教育和提供娛樂為目的。」博



圖 12. 私人歷史建築，180 年的老房子「源古本舖」。(攝影／黃蘭燕)

物館以物質為向外對話的基礎，收集保存並推廣演譯。然而，時移事往，博物館界對於館藏是否為最重要的使命、功能，在博物館內部一直有內省聲浪，美國史密

森機構的資深博物館人古蘭女士 (Elaine Heumann Gurian)，她問道：「如果藏品不是博物館的本質？那博物館的本質究竟為何？」她接著回答：



圖 13. 呂鐵州故居——蘭室——仍保有清朝民居的中庭花園，檜木的雕龍畫棟至今仍飄餘香。居民自力改造老屋，年輕人也回來了。(攝影／林昕)

我認為博物館本質是「場所」(place)，是一個儲存記憶，並以感官形式組織和表現意義的場所。重要的是，這個場所同時兼具空間的物質性和其中被敘說的記憶及故事。(I propose the answer is in being a place that stores memories and presents and organizes meaning in some sensory form. It is both the physicality of a place and the memories and stories that are told therein that are important.) (Gurian, 2006: 34)。

承續這樣的觀點，筆者認為處理物質文化、物質記憶，仍是博物館責無旁貸的使命，也是博物館有別於其他機構最大



圖 14. C HOUSE 的「鎌倉彫漆藝研習營」。私人空間整備為學習中心，學習漆藝的年輕人，在大溪看到永續的可能。(圖片提供／C HOUSE)

之優勢；尤其，物質通常是無形文化的載體，例如宗教科儀、生活組織、人常倫理等等一地獨特的風土，亦即「地方性」（王志弘、徐苔玲譯，2006）。生態博物館處理物件，較傳統博物館多了彈性與詮釋空間，物件的歷史性、藝術性、獨特性仍無可取代，它是故事的濃縮、歷史真實感的載體（王嵩山，1999）。但是，這些物件必須被置於原來的脈絡中，也就是以「現地蒐藏」的手法來傳遞價值。一組老木匠的刨刀、打鐵師傅的機具，它們是在博物館的櫥窗裡、還是在工作室中被觀眾看到，會有程度不一的真實感，此即為讓「人、物、故事」俱足一處的「場所精神」。

提及了「故事」，下一步便是進入文化主體與話語權。具有極大社區力量的大溪，筆者曾提出木博館應當與居民共同建立「大溪學」的論述，而不應由博物館館員單向地規劃展覽、出版研究成果，博物館應努力將自己化約為中立的學習溝通平臺，如開設田野調查、撰稿、攝影課程、提供居民討論的場所、提供成果發表的方案（刊物、展覽、教案）、媒合居民與其他團體合作的機會……等。一如法國博物館巨擘希維賀（Henri Riviere），期許生態博

物館是「一面鏡子」（引自張譽騰，2004：69）。筆者認為，「大溪學」即是具可執行性的行動方案，讓居民藉此看到過去、照見自我形象。2015年5月博物館創館之際，已邁出第一步，從人的培力開始，推出「大溪田野學校」計畫，招募培訓20名大溪社區居民，第一期培訓課程為「大溪的餐桌」，由日常的食物踏查大溪的在地知識（圖15、16）。

讓庶民來詮釋大溪的歷史、文化、自然、木藝……等等，無論是內容或觀點，都將成就一部眾聲喧嘩、多音交響的「大溪學」。「大溪學」是由下而上的流動，話語權掌握在居民手中，未來蓄積到一定能量與論述力，期待木博館具有足夠的信心與包容，讓居民在博物館館務的發展及決策上扮演關鍵角色。尤其，開館之後的木博館，在大溪已逐漸成為其他公部門推動計畫時重要的角色，例如跨局處的「大溪慢城計畫」、交通局的交通改善計畫、農業局的休閒農業計畫等等。博物館做為文化治理的角色更明顯的同時，我們更應期待，博物館真正成為區域內各方對話競技的平臺，而非單向的公部門政策輸出。

具體的方針，例如身負領導博物館發



圖 15. 關聖帝君誕辰，社頭文化百年宗教傳承，至今仍是
大溪最重要的信仰文化。(照片提供／木博館)



圖 16. 與地方知識、風土民情緊密相關的大溪木藝。(攝影／高挺育)

展的諮詢委員會，能否明定在地居民參與之比例（目前尚無）？博物館 22 間日式宿舍，能否釋出部分空間做為「社區館」，並酌予提供經費支持社區館營運？或是，

以參與式預算實現生態博物館的核心理念：由大溪人主導的公有生態博物館，讓大溪居民真正成為博物館的主人。或許這對公立博物館尚屬理想，但既然是理想，

便值得以實驗的精神持續滾動，朝向著「博物館成為公民行動場域」（林崇熙，2009）的新博物館學願景前進。

結語

本文嘗試從文化治理的角度，記錄臺灣第一座生態博物館的成立過程。桃園文化局以政策引導，陪伴居民與社群，盤整大溪文化歷史資源，包括社區總體營造、節慶活動、地方工藝、歷史建築……，由居民自主倡議博物館，並付出行動，本文著重於博物館非典型的成立過程，尤其全力籌備至開館僅2年餘。正式開館後的營運方針、館務發展、策略目標，是否扣合生態博物館、是否朝向公民場域精神發展，將是筆者下階段研究的範圍，也就是從博物館經營管理面論之。尤其，隨著22棟日式宿舍逐年修繕完工開放，無人可預期她未來的樣貌，一如社區營造的樣態，這是一座滾動式前進的博物館，正因為不

可預測，相伴著驚喜與期待。

日本民藝大師柳宗悅曾說：「工藝與地方性密不可分。」，工藝建構了地方的產業、生活模式、歷史記憶；而地方的風土民情，也賦予工藝器物的獨特性、神采與精神。而這正也是木博館以生態博物館為名的理念，她要面對、承接、轉換大溪的過去現在、空間與居民，並與大溪一起再生、共榮。角板山與大漢溪，孕育出大溪百年工藝、庶民百業、地景歷史與虔敬信仰。2015年的春天，大溪的居民，共同譜出了「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一首壯闊的山與河交響曲。

誌謝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者提供精闢意見，以及未來可再研究之方向，筆者將再深入博物館地方性之探討。感謝木博館及所有拍攝者提供寶貴照片，謹一併致上誠摯謝意。

參考文獻

- 王志弘、徐苔玲譯，Cresswell, T. 原著，2006。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社。
- 王嵩山，1999。集體知識、信仰與工藝。臺北：稻鄉出版社。
- 林信華，2002。文化政策新論：建構臺灣新社會。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林崇熙，2009。跨域建構·博物館學。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 張譽騰，2004。生態博物館：一個文化運動的興起。臺北：五觀藝術管理有限公司。
- 葉浩譯，Urry, J. 原著，2007。觀光客的凝視。臺北：書林出版社。

作者簡介

黃蘭燕現任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文化發展科科長、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A Cultur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 Preparation and Birth of the Daxi Wood Art Ecomuseum

Lan-Yen Huang*

Abstract

The Taoyuan Municipal Daxi Wood Art Ecomuseum, which opened in 2015, is Taoyuan's first municipal museum and the first in Taiwan to be named an "ecomuseum." Taoyuan City's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applying its long-term experience in community building, engaged Daxi residents in a discussion of the "ecomuseum" concept. Over a period of three years, cooperation developed among the public sector, private organizations and community group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record and discuss the process involved in preparing and establishing this nontraditional museum from the cultur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 based on action research methodology.

The abbreviation of the Wood Art Ecomuseum is WE, which expresses the idea that Daxi residents are in charge. Ideally, an ecomuseum gathers together the strengths of the people and community and is focused on local material culture and knowledge. There have been challenges in the ongoing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the museum's buildings with respect to spending and decision-making and several bottlenecks that have been encountered during its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Taoyuan City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has proposed a cultural governance policy for the renov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registration of "story houses"—spaces wit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in the city's 13 districts. Among them, Daxi has the richest cultural resources with regard to community building, handicrafts, festival culture, monuments, and historic buildings.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has attempted to use this museum as a platform for cultural governance to bring together Daxi's residents, events, objects, and spaces. However, since there was only a period of a little more than two years between the start of preparation of this museum and its founding, more time is needed to outline this forward-rolling policy. Technically, the museum functions to unite cultural history and spaces, while its concepts, strategies, and events test museum boundaries. In this paper, first-hand observations on community building in Daxi and on the process of preparing and establishing this museum are provided, in addition to reflections on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museum's future.

Keywords: Daxi, ecomuseum, community-building, cultural governance, historic buildings

* Section Chief, Cultural Development Section, Taoyuan City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Ph 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Management and Culture Polic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E-mail: ninahuang927@gmail.com